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二

起疆圉作噩盡著
雍閏茂凡二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

考異曰實錄
正月甲寅朔乙

卯日食十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
蓋晉人避三朝日食而改厯耳

詔以前北面

招討指揮使安重榮

此以在晉陽圍城中所授安
重榮軍職言也故曰前重直

龍翻為成德節度使時祕瓊自為成德留後以安重榮代之以祕瓊為

齊州防禦使祕姓也漢魏之間有南安祕宜遣引進使王景崇諭

瓊以利害重榮與契丹將趙思溫偕如鎮州瓊不

敢拒命畏契丹也丙辰重榮奏已視事為安重榮以景成德反張本景

崇邢州人也契丹以幽州為南京歐史曰以幽州為燕京參

考趙思溫為留守事則南京為是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

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李崧議以帝鎮河東事見二百七十

八卷唐明宗亦不責琦李崧呂琦建和契丹以制河東之議見上卷上年三月

長興三年

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丙寅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

之云

語牛倨翻

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

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

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趙德鈞敗延光

自遼州引兵還魏州

趙德鈞敗見上卷上年閏十一月范延光屯遼州見上年十月其還

魏州亦必在閏十一月

雖奉表請降

降戶江翻

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

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

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于夏津殺之

范為

延光以魏反復以貨為楊光遠所殺張本夏津古鄆縣唐天寶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宋以夏津屬北京在京

東北二百五十里夏戶雅翻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

不問戊寅以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

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

徵求無厭

厭於鹽翻

維翰勸帝推誠弃怨以撫藩鎮卑辭厚

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

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史言桑維翰有益
于石晉草創之初

者如此
賈音古

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

璉力展翻

知誥始

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

先是吳以昇州為金陵府今復更名

牙城

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

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黠人周廷玉為內樞使

黠漢

縣唐屬歙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
十三里黠顏師古音伊劉昫音馨

自餘百官皆如吳

朝之制

朝直遙翻

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吳王以盧

文進為宣武節度使

宣武軍汴州時屬晉
吳以盧文進遙領耳

兼侍中

戊

子吳主使宜陽王璟如西都

吳以金陵為西都見上卷上年璟子皓翻

冊命

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吳越王元瓘之

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珣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

錢元珣得罪之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珣音向

契丹主自上黨過雲

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

挺身南歸

漢之金城唐蘭州五泉縣是也唐之金城漢為枝陽縣地涼置廣武郡隋廢郡為廣武縣

唐乾元二年更曰金城屬蘭州按此非蘭州之金城乃應州之金城縣也唐明宗生于代北之金鳳城及即位

以其地置金城縣仍置應州治焉郭崇威蓋以土人為本鎮都將又匈奴須知云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縣東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須知所云應州與金城縣似為兩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未能審其是又當從涉其地者問之挺拔也

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斂犒

軍錢十萬緡初契丹主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役屬

焉

翟直格翻又徒歷翻姓也犒苦到翻霫似入翻

奚王去諸苦契丹貪虐帥其

衆西徙媯州

帥讀曰率

依劉仁恭父子號西奚

東奚居琵琶川西奚徙媯

州依北
山而居

去諸卒子掃刺立

刺來達翻
下搜刺同

唐莊宗滅劉守光

賜掃刺姓李名紹威紹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姊逐不魯

獲罪于契丹奔紹威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

卒子拽刺立

拽戶
結翻

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

還從宣
翻又如

字拽刺迎降

降戶
江翻

時逐不魯亦卒契丹主曰汝誠無罪

掃刺逐不魯負我皆命發其骨磴而颺之

磴五對翻磴
也今人謂之

唐颺余
章翻

諸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勞翟璋曰當

為汝除代令汝南歸

勞力到翻
為于偽翻

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既

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璋鬱

鬱而卒張礪自契丹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

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

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

遇此人

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國人以知華俗通華言者為之宋白曰契丹主腹心能華言者目曰通事

謂其洞達庶務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復扶

又翻答彥英而謝礪礪事契丹主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

隱避契丹主甚重之

史言契丹主知重儒者

初吳越王鏐少子

元球

少詩照翻球思聿翻考異曰晉高祖實錄十國紀年作元球今從吳越備史九國志

數有

軍功

數所

角翻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球為土客

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

孟橫

增

置兵仗

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球請輸兵仗

出判温州元球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

主吳越江山又為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珣謀議

蠟丸

者蠟彈書也作書以蠟丸其外

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宮中

既至左右稱元球有刃墜于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珣

元珣被幽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珣元球

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

焚其書疏以安反側

光武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二年曹公事見六十四卷獻帝建安五

年今宜効之元瓘從之或得唐潞王潒及髀骨獻之

庚申詔以王禮葬于徽陵南

唐閔帝之葬從徽陵封纔數尺見者悲之潞王葬于

徽陵南見者莫之悲也豈非人心之公是非邪

帝遣使詣蜀告即位且敘姻

好蜀主孟知祥與帝皆後唐之主婿蜀主娶晉王克用姪女帝娶明宗姪女與後蜀主兄弟行也故敘姻好

好呼蜀主復書用敵國禮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

內刺史集魏州

天雄軍巡內有貝博
衛澶相五州刺史

將作亂會帝謀徙

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

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

唐制三十

里一驛十驛三百里

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

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汴州 吳徐知誥

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

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

更工
衛翻

徐知誥去名上知字單名
誥示不與徐氏兄弟同也

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

節度使張從賓為東都巡檢使 漢主以疾愈大赦

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

長興二年楊廷

藝得交州見唐明宗紀皎姓也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

元瓘之初立罷建國事見二百七十八卷

唐明宗長興三年

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傳為世子

傳子損

以曹

仲達沈崧皮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楊光遠兼侍中 閩主作紫微

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寶皇宮

唐明宗長興二年閩主璘作寶皇宮

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

慝吐得翻

五月吳徐誥用宋

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

好契丹

好呼到翻

主亦遣使報之

丙辰敕權署汴州牙城

曰大寧宮

時御史臺奏汴州在梁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廢為宣武軍至明宗行幸時掌事者修葺

衙城遂掛梁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衙城內齋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竊尋秦漢以來鑾輿所至多立宮名隋于揚州立江都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于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牌額以準皇居請依故事于汴州衙城門權掛一宮門牌額則其餘齋閣並可取便為名敕行闕宜以大寧宮為名

壬申進

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 追尊四代考妣為帝

后

按五代會要高祖璟謚靖祖孝安皇帝妣秦氏謚元皇太后曾祖柳謚肅祖孝簡皇帝妣安氏謚恭皇后祖

昱謚睿祖孝平皇帝妣米氏謚獻皇后考紹雍謚獻祖孝元皇帝妣何氏謚懿皇后若以前史謂皇考名梟振雞推之則四世之名已卯詔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聽意皆有司所撰者也

親舊收葬初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嘗事梁均王為內諸

司使至是請其首而葬之

唐藏梁均王首于太社見二百七十三卷莊宗同光元年

史為婁繼英請而不克葬張本

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范

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

橫戶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

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

澶時連翻

延光

亦思張生之言

張生之言見上正月

遂從之甲午六宅使張言奉

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

兵度河焚草市

時天下兵爭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其價廉功省猝遇兵火不

至甚傷財以害其生也此草市在滑州城外

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

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

白馬津在滑州白馬

縣

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為魏府

西南面都部署戍戍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

侍衛都軍使即侍衛

諸軍都指揮使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已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

重威將兵屯衛州

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改成德兩軍為護聖左右軍據此則此時已有護

聖軍

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

長知兩軍

范延光

以馮暉為都部署孫銳為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

西抵黎陽口

黎陽在魏州西南故循河西上而後至

辛丑楊光遠奏引兵

踰胡梁渡

此即史思明所濟胡梁渡也在滑州北岸澶州界薛史天福六年詔以胡梁渡月城為大

通軍浮橋為大通橋

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為端明殿學

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

襄邑

縣屬宋州九域志在大梁東南一百七十里

致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

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

負國何凝竒之薦于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

幾居

誼上

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

好呼到翻

內謹邊備不可

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

吳巒遣使間道奉表求救帝為之致書契丹主請之

間古

覓翻 陜北諸州皆歸契丹故間道南來為于偽翻

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帝

召巒歸以為武寧節度副使 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

為魏府四面都部署

侍衛使即侍衛都軍使史從省文也

張從賓為副部

署兼諸軍都虞侯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

為魏府西南都部署

相州在魏州之西使高行周自潞州將兵屯相州以臨范延光 軍

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

自大梁而征魏州為北征薛史

周紀郭威初事李繼韜繼韜誅配從馬直晉祖領副侍衛召置麾下因而得事漢祖

白知遠乞留

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

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

為郭威為劉知遠佐命張本

詔張從賓發

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

河南兵河南府兵也張從賓時為洛陽巡檢使故使發之

延光使人誘從賓

誘音酉

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

節度使重信

重直龍翻下重又同

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

繼祚全義之子也

張全義自唐末尹河南歷唐梁

從賓又引兵入洛陽

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又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

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軍

張從賓雖以張延播知河南府事不使之在府治事而使之從

軍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

之從賓引兵扼汜水關

汜水關以縣名關即虎牢關也詳見辯誤

將逼汴州

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

賓

帥讀曰率

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

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

羽檄縱橫言軍書紛委也從官家屬皆留東都

而從駕在汴根本已拔故恟懼也

縱子容翻從才用翻恟許拱翻獨桑維翰從容指畫

軍事

從干容翻

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史言

桑維翰能以整暇鎮物

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

見賢

遍翻螺盧戈翻

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

吏部侍郎判三司侯官蔡守蒙曰

後漢置東侯官縣隋廢入閩縣唐復置侯

官縣屬福州九域志治州郭下

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議無

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

及罔冒者勿拒

罔冒謂欺罔偽冒而求官也以事理之所無而欺上謂之罔假它人之所有以

飾偽謂之冒

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閩主

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少為差

為蔡守蒙以賣

官受誅張本

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

堂牒

即今人所謂省剗空名者未書所授人名既賣之得錢而後書填空苦貢翻

專務聚斂無有

盈厭

欽力贍翻厭於鹽翻又如字

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

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

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

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

可輕動帝乃止

史言桑維翰有膽畧晉朝倚以為社稷之固少詩沼翻

范延光

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
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

皆應之

尹暉舉軍降潞王以得節鎮今居環衛則為散官溫韜自唐明宗時受誅其諸子廢棄而婁繼

英子婦溫延沼女也繼英亦居冗散故皆應延光

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

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

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

汙烏故翻
謀達協翻

禁蠟書勿以聞

不欲知所招誘主
名所以安反側也

暉將奔吳為人所殺

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裴從簡盛為之備延

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

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白奉進在滑

州

是年六月遣白奉進屯
白馬白馬滑州治所也

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

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

先白已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

各有部分

分扶問翻

奈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

義乎

符彥饒自以鎮滑州為主白奉進屯滑州為客

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

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

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

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誼譟不可禁止

從才用翻

呼火故翻操音官操七刀翻

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

為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

營

帥讀日率

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

去行宮纔二百里

魏城謂魏州城也時范延光據魏州反九域志滑州南至大梁三百里時

帝在大梁

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

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

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

復扶又翻

萬所部兵尚有

呼躍者

呼火故翻

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

奉國都虞侯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

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荆館

左傳楚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出奔聲子遇于鄭郊班荆

相與食而言杜預注曰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其兄弟以班荆名館取諸此也此館必在汴州郊外

皆不問

按符存審諸子皆有材氣而彥卿又為一時名將彥饒不能馭下倉猝成亂兄弟初不通謀罪

不相及古法也

楊光遠自白臯引兵趣滑州

趣七喻翻

士卒聞滑州

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

之降出于窮迫

謂在晉安寨殺張敬達而降也事見上卷上年降戶江翻

今若改圖

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

魏范延光孟張

從賓滑符彥饒

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

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

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

彊虜謂契丹

鼠輩何能為乎願陛

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

戢則立誦

恩威兼著京邑

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

科條也

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

幞逢玉翻釋云帊也

主

者擒之

主者紙錢之主也

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

其直竟殺之

唐法治盜計贓定罪劉知遠嚴刑以威衆欲鎮服其心以折亂萌非可常行于平世

也由是衆皆畏服乙卯以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

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東京

留守

京當作都

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以侯益為河陽節度使

侯益與杜重威同討張從賓就命鎮河陽

帝以

滑州奏事皆馬萬為首擢萬為義成節度使

就以滑帥賞馬萬晉

漢之間有白再榮因亂而帥成德馬萬之類也

丙辰以盧順密為果州團練使

果州時屬蜀命盧順密遙領團練使

方太為趙州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

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留後

更工衡翻時杜重威領昭義節以討張從賓故以盧

順密為留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

六明鎮在胡梁渡北

光遠引之

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

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

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

婦溺

狄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妻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

符彥

饒張從賓等皆死馮暉孫銳又敗范延光之勢孤且屺矣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

義有再造洛邑之功

事見二百五十七卷唐僖宗光啓三年

乞免其族乃

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

李回唐武宗會昌中為相

詔東

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

張從賓既平然後洛都留司百官得赴行在自是遂定都

大梁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

博州范延光巡屬也

安州

威和指揮使王暉

五代會要唐有威和拱宸內直軍
晉天福六年改為興順左右軍

聞

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

瓌古
回翔

自領軍府欲俟

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

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為唐州刺史 范

延光知事不濟歸罪于孫銳而族之

孫銳勸范延光
反見上六年

遣

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吳同平章事

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山南東道節

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馬張肱將兵會復

州兵於要路邀之

肅數尾翻邀其自復州而奔吳鄂州之路也

暉大掠安州

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

州將士之預于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

說式苗翻

既而聞指揮使武彦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

執而斬之彦和且死呼曰

呼火故翻

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

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吳歷

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子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

濛濛射殺之

濛被囚見二百七十九卷唐潞王清泰元年射而亦翻

以德勝節度

使周本吳之勲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

九域志和州西至廬州五

百二十里

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

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

門闔則兩扉開門闔則兩

合扉使人執濛于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于采石

迎而殺之不使得至江都

追廢為悖逆庶人絕屬籍

絕楊氏屬籍悖蒲內翻又蒲沒

翻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于悰貶池

州

悰祖宗翻

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

皆不問梁唐以來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

贖還其家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

節度使王令謀

忠武軍許州時屬晉吳以王令謀遙領節鎮耳

老病無齒或勸

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

孟紀力翻

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復詣

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

宋齊丘以受禪之議不自已發而為周宗

等所先遂堅持異議欲以

九月癸丑令謀卒

王令謀所見誠不可

與王琨同日語也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為李金全外叛張本

婁繼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誅死

婁繼英求葬梁均王見上五月

詔梁

故臣右衛上將軍安崇阮與王故妃郭氏葬之 丙寅

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

楊行密據有江淮傳渥隆演至溥而亡璘離珍

翻璽斯氏綬音受

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

改元昇元國號唐

徐誥自以本李氏之子既舉大號欲纂唐緒故改國號為唐為復李姓張

本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

猶不敢忘徐溫而追尊之其後立李氏宗廟遂以徐

溫為義祖

乙酉遣右丞相玠

玠徐玠也

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

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立弘古讓皇宮室

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

乘繩證翻

丁亥立徐知證為江王徐知諤為饒王

知證知諤皆徐溫之子於誥為

弟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

主宴羣臣于天泉閣

天泉閣蓋因晉宋時之天泉池故地起閣因以為名

李德誠

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

樂音洛

因出齊丘止德

誠勸進書

考異曰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今但云止德

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

丘頓首謝

子嵩宋齊丘字也通鑑梁太祖乾化二年書齊丘謁知誥署昇州推官至是年二十六年

今日三十年舊交蓋乾化二年署推官而謁知誥又在乾化二年之前也已丑唐主表讓皇

改東都宮殿名皆取于仙經

唐都金陵以江都為東都

讓皇常服羽

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

為公而加官增邑

降王為公所以示易姓加官增邑所以慰其心珙居勇翻

丙申以

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

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謝

表而不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為左丞相不

預政事心愠懟

愠於運翻懟直類翻

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

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

唐主為昇州刺史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

今日為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于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

遠于顧翻宋齊丘之

心迹至是畢露吾觀唐主之心豈特疎之而已蓋惡而欲遠之不能也

乙巳立王后宋氏

為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副

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閩主命其弟

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

閩與中國絕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三年

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

更名璟

更工衡翻
璟俱永翻

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

呼公主則流涕而辭

漢之孝平后周之天元后與夫吳
楊璉之妃蓋異世而同轍也宋白

曰永興縣本漢鄂縣地
陳置永興縣唐屬鄂州

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為吉王

景達為壽陽公以景遂為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

司百官赴東都

南唐倣盛唐兩都之制建東西都
置留臺百司於江都帥讀曰率

戊

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考異曰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瓘副元帥國王

程遜等為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于海廢朝

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瓘傳
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遜等以三年

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吳越備史天福二年四月敕遣程遜等授王副元帥國王甲午王即位用建國之儀如同光故事是歲程遜還京溺于海按元瓘初立稱鏐遺命止用藩鎮禮明年明宗封吳王應順初閏帝封吳越王故以天福二年即王位而備史以為授元帥國王然後即位誤矣

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軍府事

一以委之漢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

斂力贍翻厭於鹽翻

帝聞之

以廉吏賈仁沼代之

考異曰薛史仁沼作仁紹今從實錄

且召漢筠欲

授以他職庶保全功臣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

亥金全表漢筠病未任行

任音壬

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

曰仁沼忠義之士以代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

李金全叛奔南唐之計自是定矣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詔加馬希

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是歲契丹

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

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為遼人用趙延壽以圖晉張本

三年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

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周本雖不能存吳然其過

李德誠
達矣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蜀主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為左僕射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

度使同平章事

黔邊於諸蠻遂蜀之
內地也以此為違律

二月庚辰左散

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

駁北
角翻

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

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

冤氣升聞

聞音
問

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帝

樂聞讜言

樂音洛
讜音黨

詔百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

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

月應詔者無十人乙未復降御札趣之

復扶又翻
趣讀曰促

三

月丁丑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

此謂後唐之世也若盛唐之
世天下銅冶九十有餘所

喪亂以來

喪息
浪翻

皆廢絕錢

日益耗民多銷錢為銅器故禁之中書舍人李詳上

疏以為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

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

藏典主帑
藏之吏藏

徂浪

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

被皮義翻

名器僭

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

朱記大將以上十人

節度州者節度使所治之州朱記大將者不給銅印給木朱記以為

印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

量遷職名而已

量音良

從之

夏四月甲申唐宋齊立自

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荅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

固辭舊宮

以既讓位于唐不敢居江都宮

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

為言

亟去吏翻

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以李

建勲為迎奉讓皇使 楊光遠自恃擁重兵

時范延光未平晉之

重兵皆在楊光遠之手

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屈意從之

楊為

光遠請易置執政張本

庚申以其子承祚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

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冠古玩翻為楊光遠叛亂

張本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興為鎮海留後客

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

皇居丹楊宮

選用王興等以防衛故吳王

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

間

復扶又翻間古覓翻

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

舊臣不宜以小過弃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

命吳主璟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于唐主

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

史言唐主斯言得君人之體

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

以吳者楊氏國號而陽字與楊

字同音也

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

留守判官東都留守判官也

徐玠曰

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

逆取本之漢陸賈逆取順守之言

而諂邪

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河南

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

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

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剪

所

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

露臺事見漢文帝紀

况魏城未下

謂范

延光尚據魏州楊光遠攻之未下也

公私困窘

窘渠

誠非陛下修宮館之

日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已

丑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戶

浮戶謂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蓬轉

萍流不常厥居若浮泛于水上然

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

樂音洛

但以

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

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

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

從之 秋七月中書奏朝代雖殊

朝直
遷翻

條制無異請委

官取明宗及清泰時敕詳定可久行者編次之已酉詔

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 辛酉敕作受命寶以受天

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以受命寶為潞王所焚故也時中
書門下奏准敕製皇帝受命寶今

按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刻之玉璽白玉為螭頭其
文曰皇帝受命有德者昌勅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
文按唐六典受命寶天子
修封禪禮神祇則用之 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

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

考異曰周世宗實錄
馮道傳云虜遣使加徽

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于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八月戊寅道為契丹太后冊禮使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上帝徽號戊子王權以不受北使停任周世左僕射劉煦為契丹主冊禮使煦本備宗實錄誤也

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

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別

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

三十萬乃講和元約歲輸之數

吉

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于道

遺唯季翻好呼到翻

乃至

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

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

應天

太后即契丹主母述律氏應天之號蓋帝所上也

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

不遜語使者還以聞

還從宣翻

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

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

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既

得幽州命曰南京

天福元年契丹始得幽州

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

守思溫子延照在晉帝以為祁州刺史

唐昭宗景福三年義武節度使

王處存奏以定州無
極溪澤二縣置祁州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

幽州內附帝不許

趙延照後遂入契丹為契丹用

契丹遣使詣唐宋

齊立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

間古莧翻宋齊丘之意以謂殺契丹使于晉境則契丹主必謂晉人殺之而誚讓晉此所以間之也

壬

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

降

馮暉自澶州入廣晉與范延光同反見上年六月

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已丑

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

厚賞馮暉欲以

攜范延光之黨楊光遠自去年六月攻范延光七月破馮暉等始進兵攻廣晉今歲餘矣而猶不下唐莊宗即

位改魏州為興唐府
帝革命改為廣晉

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

諭范延光

內職蓋
官者也

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

吾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

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

處讓復入諭之

處昌呂翻下
同復扶又翻

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

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已酉延光遣牙

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衆素服于牙

門使者宣詔釋之

帥讀
日率

朱憲汴州人也

契丹遣使如

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趙延壽妻唐明宗女也延壽入

契丹其妻留洛今延壽在北用事故來取之長知兩翻

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

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

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

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制令燕知天雄軍行府事延光既

降而光遠請入朝時劉處讓奉詔入魏諭降延光因使之權知軍府

已巳制以范延光為

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

賜鐵券者恕其死而明之以信誓

應廣晉城中

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

今日謂制書到魏州之日也

其張

從賓符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

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

兵皆升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

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奔

廣晉

去年六月張從賓反踰月而敗

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

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

母

射而亦翻

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

殺母殺母惡逆不可赦

律有十惡殺父母者惡逆思赦之所不原

帝曰赦令

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

治直之類

然彥珣之惡三

靈所不容

三靈謂天神地祇人鬼

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

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冬十月戊寅契丹遣

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帝以大梁舟

車所會便于漕運丙辰建東京于汴州

自此歷漢周至宋皆都于汴梁

建東都于汴州以汴州為開封府開平三年割滑州之
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
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九縣並隸開封府以同
先二年詔以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屬汴州餘還故

屬匡城即長垣天成元年扶溝復隸許州至是詔汴州
宜升東京仍升開封浚儀兩縣為赤縣其餘為畿縣應
舊置開封府所管屬縣並依
舊割屬收管亦升為畿縣
復以汴州為開封府以東

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唐以長安為西都以洛陽為東都梁始都

汴以汴州為東京洛陽為西京而以長安為節鎮後唐
滅梁復唐兩都之舊而以汴州為節鎮晉今復于汴州
建東京開封府以洛陽之東都為
西京以長安之西都為晉昌軍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

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

王權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堯

官至右司郎中起之先世播相唐文宗薛史王
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
謂人曰

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

傳官 初郭崇韜既死

郭崇韜死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

宰相

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

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

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

數音所角翻分音扶問翻

帝常依違維翰

獨以法裁折之

依違者謂若依若違無可否一定之說折之舌翻

光遠對處讓

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

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

光遠既平范延光扶功邀上以斥執政

帝

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

其樞密使

考異曰實錄固少帝實錄及薛史劉處讓傳云楊光遠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政之

失乃罷維翰等樞密使以處讓為之楊光遠傳云范延光降光遠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為西京留守今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十月壬辰維翰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對于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為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為相州節度使蓋處讓光遠傳之誤晉少帝實錄及薛史桑維翰傳叙光遠鎮洛陽後疏維翰出相州是也

以處讓為樞密使

太常奏今建東京而宗廟社稷皆在西京請遷置大

梁敕旨且仍舊

戊戌大赦

楊延藝故將吳權自愛

州舉兵攻皎公羨于交州

廷藝當作廷藝皎公羨殺楊廷藝見本卷之上

年劉昫曰

受州東至小黃江口四
百六十里入交州界

羨遣使以賂求救于漢

以下文考之羨

上當有公字

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弘操為靜

海節度使徙封交王

言將以交州為弘操封略

將兵救公羨漢主自

將屯于海門為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

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

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

黠音下八翻鄉讀曰嚮

不聽命弘操帥戰

艦自白藤江趣交州

白藤江當在峯州界自此進至花步抵峯州帥讀曰率趣七喻翻

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于海口多植大杙銳

其首冒之以鐵

杙音與職
翻歷也

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

挑音

徒了
翻

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

艦戶
翻

漢兵大敗

士卒覆溺者大半弘操死漢主慟哭收餘衆而還

還從
宣翻

又如
字

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

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屍益倣之孫也

先悉薦翻蕭
倣相唐懿宗

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

治直
翻楚

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無

別

別彼
列翻

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

經死

史以婦人能守節書其事而失其姓氏而馬希範之淫暴不可掩矣

河決鄆州

鄆音

運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范延光降自魏徙鄆今自鄆州入朝

丙午以閩主昶為閩國王

書閩主者表其已竊大號書以為國王者晉命也

以

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

赭袍天子所服賜之是許之竊

也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之

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

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

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

也閩主怒黜為民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

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

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于契丹養部曲

千餘人常蓄異志

楊光遠雖蓄異志而帝與契丹無間則無從而發也至出帝與契丹構隙

則引契丹為援而速禍矣

辛亥建鄴都于廣晉府

唐莊宗之初即位也建東京於魏州

以魏州為興唐府後改為鄴都明宗天成四年廢晉受命以魏州為廣晉府今復建鄴都

置彰德軍

於相州以澶衛隸之

彰德軍梁貞明間嘗置之矣張彥之變尋廢今復置之

置永

清軍于貝州以博冀隸之

分天雄之貝博成德之冀州為永清軍

澶州舊

治頓丘帝慮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劉

繼勲徙澶州跨德勝津并頓丘徙焉

澶州本治頓丘縣今併州縣皆徙治

德勝按九域志之澶州距魏州一百三十里德勝之澶州晉人議者以為距魏州一百五十里有二十里之差蓋自澶州北城抵魏州止一百三十里若自南城渡河并浮梁計程則一百五十里也以河南尹

高行周為廣晉尹鄴都留守貝州防禦使王廷胤為彰

德節度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為永清節度使

始升貝州為永清軍

廷胤處存之孫

唐末王處存鎮易定

周鄴都人也 范延光屢請

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

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

范延光帥天雄相州其巡屬也
掖漢縣唐帶萊州相息亮翻

戊午以景為耀州團練

使癸亥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

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

鹽鐵者
鹽鐵使

司也下
戶嫁翻

惟禁私作銅器

五代會要時令三京鄴都諸道
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令

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為文左環讀之委鹽鐵鑄樣頒下
諸道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或慮諸色人接
便將鉛鐵鑄造雜亂銅錢仍令所屬依舊禁斷尚慮逐
處銅數不多宜令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
鍊永遠為主官司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
中賣入官或任自鑄錢行用不得接便別鑄銅器

立左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為鄭王充開封尹

通鑑封于姪為王多

書封亦或書立蓋因當時史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

癸亥敕先許公私鑄錢慮

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

許民私鑄已非可久之法况又聽其輕重

從便則民必鑄輕安有鑄重者乎惟患鑄之不輕薄耳輕薄之甚必至缺漏此錢安可久行邪

辛丑

吳讓皇卒

年三十八位踰年以幽卒

考異曰薛史唐餘錄皆云溥禪歐陽史但云卒九國志云溥

能委運授終不罹篡殺之禍深于機者也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弑讓皇事不可明今但云卒

唐主廢

朝二十七日

唐主于舊君之卒依傍漢朝臣為君服以日易月之制為廢朝日數自古以來易姓

之君惟唐主于舊君若加厚者原心定罪是猶紇兄之臂而奪之食既奪其食矣乃引其臂而按摩之曰吾愛

吾兄也朝直遙翻追謚曰睿皇帝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為齊王

鳳翔節度使李從暉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

剽掠于市

突城門而入剽掠也剽因妙翻

從暉發帳下兵擊之亂

東走欲自訴于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于黃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禦使太原張從

恩為樞密副使

澶時連翻

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

胡寇鈔無復畏憚

鈔楚交翻復扶又翻

甲寅以義成節度使

馮暉為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為彊

大

酋慈秋翻
長知兩翻

暉至彥超入賀

自其部落入
靈州城以賀

暉厚遇

之因為于城中治第

為于偽翻下主
為同治直之翻

豐其服玩留

之不遣封內遂安

質彥超於城中則党項諸
部不敢鈔暴于外故安

唐

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

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

上時
掌翻

唐主曰尊

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

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

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

唐主初受禪尊徐溫為太祖今復姓

李以溫為義父故改廟號為義祖

已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

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

哀倉回翻臨力鵠翻初喪

之禮自古無五十四日之制唐主亦是依傍漢晉以日易月之制居父喪母喪各二十七日故為五十四日

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

知證知諤皆徐溫子

李建

勲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經入哭盡禮如父母之喪

建勲

妻徐溫女也勢利所在非血氣之親而親長知兩翻

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

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昇

更工衡翻昇皮變翻

詔百官議二

祚合享禮

二祚徐李二姓之先也

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

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

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

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

通鑑既帝晉此帝字與晉帝渾

殺此亦因江南舊史失于更定吾自幼託身義祖

事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

歸

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

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

吳王恪死于唐高宗朝為房遺愛所誣引

非其罪也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

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

玄宗朝信安王禕有邊功峴相肅宗峴戶典翻遂

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

異曰考

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昇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錄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昊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為徐溫養子吳越備史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為安吉砦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昇歸為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為假子以識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以應識劉昫以為昇復姓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人仇敵亦非實錄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

唐主又

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

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

文德唐僖宗末年之號言唐主之生至是年為五十

年遂從之

盧損至福州

盧損去年十一月奉冊使閩今乃至於福州

閩主

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貲外郎鄭元弼奉

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于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

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受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

睦其鄰不禮其賓

賓謂盧損也

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

會相見於上國耳

時假號偏隅者以中原為上國以余觀之林省鄒亦非善士有樊若水之

志而不得遂其志耳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為定宗孝靜

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謚 已未詔歸德節

度使劉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平章事知遠

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于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

制也黃忠有功關羽猶恥與之同列杜重威何如人制
劉知遠其肯與之同制乎英雄倔彊之氣大抵然也

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帝怒謂趙瑩曰重威朕之妹

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落軍權劉知遠時總
宿衛諸軍

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

兵十餘萬所攻事見上危于朝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

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

聞音問

非所

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詣

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君降心以撫其臣則臣亦自悔馴服勲舊彊悍

之氣不

容不爾

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叛

懷遠縣屬靈州趙珣聚米

圖經曰唐懷遠鎮在靈州北約一百餘里宋時西夏彊盛即其地置興州其西九十餘里即賀蘭山

上遣

供奉官齊延祚往詔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

降戶江翻

上怒

曰朕踐祚以來未嘗失信于人彥忠已輸伏出迎延祚

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

應免死

以其殺降失信繼此將無以懷遠人也

辛酉冊回鶻可汗仁美

為奉化可汗

時回鶻比年遣使朝貢故冊命之按五代會要回鶻自唐會昌間為黠戛斯所破西

奔居于甘州梁乾化元年遣使入貢至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使入貢命鄭績何延嗣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千等來朝貢狄銀卒阿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天成三年其權知可汗仁裕遣使入貢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天福三年遣使朝貢四年三月又遣使來朝燕貢方物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為奉化可汗若據會要則仁美當作仁裕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誼等請亦姓李

欲改其本姓從國姓以自親

不

許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梁太祖以來軍國

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

梁與崇政使議唐與樞密使議崇政使即樞密

使之職也

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

治直之翻帝

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

專橫事見唐明宗紀橫戶孟翻

故即位之

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

不稱旨

劉處讓讓桑維翰樞密使見上卷上年稱尺證翻

會處讓遭母喪甲申

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張

從恩為宣徽使直學士倉部郎中司徒詡工部郎中顏

衍並罷守本官

鄭樵氏族略曰帝王世紀舜為堯司徒支孫氏焉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也二人

本官倉部工部
也行苦旱翻然勲臣近習不知大體習于故事每欲

復之

史言帝王命相當悉委以政事不當置樞密使以分其權

帝以唐之大臣除

名在兩京者皆貧悴

李專美等除名見上卷元年悴秦粹翻

復以李專美

為贊善大夫丙戌以韓昭胤為兵部尚書馬胤孫為太

子賓客房嵩為右驍衛大將軍並致仕閩主忌其叔

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

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

詰去吉翻

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

帥讀日率

并其五子閩主用陳

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

道家以上清玉清太清為三清

以黃金數千

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

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戊申加楚王希

範天策上將軍賜印聽開府置官屬

梁開平四年已嘗加楚王殷天策上

將軍今晉復以命其子希範

辛亥唐徙吉王景遂為壽王立壽陽

公景達為宣城王 乙卯唐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

懷王徐知諤卒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秦州號永寧宮

防衛甚嚴

秦州本揚州海陵縣吳乾貞中立制置院南唐昇元元年升為秦州 考異曰十國紀年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昏姻久而男女自為匹偶江表志讓皇子及五歲遣中使拜官賜朝服即日而卒按唐烈祖受禪使讓皇居故宮稱臣上表慕仁厚之名若惡楊氏則滅之而已何必如此之迂也他書皆未之見不知紀年據何書全不取

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

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宮

康化軍亦吳於統內所置節鎮或南唐置之其地今無可考

乙丑以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為康化節度使璉

固辭請終喪

終讓皇之喪也

從之

唐主將立齊王璟為太子

固辭乃以為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

尚書事昇揚二州牧

南唐以昇州為西都揚州為東都故二州置牧

閩判六

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

名繼裕

更工衡翻

以弟繼鎔判六軍去諸衛字

去羌呂翻

林興詐

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

於行伍

行戶剛翻

性粗率

粗與麤同

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

子兵彊馬壯則為之耳

安重榮麤暴一夫耳使其彊梁亦何所至然其所以彊梁者亦

習見當時之事遂起非望之心耳

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

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

廨古隘翻高居

號翻中
竹仲翻

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

見上卷

戒

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為患滋深

重榮由是以帝為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

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

分扶問翻

為執政所可否

可者則從之否者不從也

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

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

姻家甲辰徙遇為昭義節度使

鎮定接境恐其合而為變徙令稍遠以離析之

乙巳閏北宮火焚宮殿殆盡

戊申薛融等上所定

編敕行之

三年令薛融等詳定編敕今始上而行之上時掌翻

丙辰勅先令天

下公私鑄錢

見上卷上年

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

禁之專令官司自鑄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于兩都與民爭

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為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

王都之難謂囚處直也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元年難乃旦翻

至是義武缺帥

皇甫

遇徙潞故義武缺帥帥所類翻

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

我朝之法

我朝契丹自謂也朝直遙翻

帝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

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

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

復扶又翻

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

階級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

彰德節度使廷胤為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

厭於涉翻又如字

契丹怒稍解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

閩王審知廟號太祖從才用翻下同

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為腹心號

宸衛都祿賜皆厚于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

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為長夜之飲強羣

臣酒

好呼到翻
強其兩翻

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

伺相
吏翻

從弟繼隆

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

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

武夷山在建州崇安縣南三十里朱元晦武夷圖序曰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
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仙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
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
枯查挿石罅間以度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
器尚且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
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
而傳以為仙也武夷山中有道士觀閩主蓋置延義於

親中尋復召還幽于私第

復扶又翻

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

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

數所角翻永泰縣屬福州晉分弋陽置西陽縣宋孝武大

明初置光城縣梁於縣置光州後廢州置光城郡隋唐郡置光山縣仍置光州以縣屬焉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連重遇之先蓋與王潮兄弟同入閩連姓也左傳齊有連稱二人怨之會北宮火

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郟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

帥讀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義于瓦礫中呼萬歲

礫郎擊翻復

召外營兵共攻閩主

復扶又翻下同

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

李后如宸衛都

李后李春鶯也如往也

比明

比必利翻

亂兵焚宸衛都

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

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

之及于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

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

君德臣安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

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阬莊飲以酒醉而縊之

還從宣翻又如
字飲于禁翻

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

奔吳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

更工衛
翻曦王

審知少改元永隆

考異曰十國紀年通文四年延義
自稱威武節度使改元永隆即晉天

福四年也周世宗實錄薛史唐餘錄南唐烈祖實錄吳
越備史及運歷圖紀年通譜皆同惟閩中啓運圖通文
四年已亥閏七月延義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五年甲
辰被弒林仁志閩國人載延義改年宜不差失然五代
士人撰錄圖書多不憑舊文出于記憶及傳聞雖本國
近事亦有抵牾者高遠敘事頗有本末余公綽雖在仁
志之後然亦閩人故不敢獨從仁志所記又王曦既立
若但稱節度使則不應改元及其臣為三公平章事
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曦
威武軍節度使閩國王是曦先已自稱閩國王紀年脫

漏耳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弒閩主赴于鄰國謚閩主

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

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

間古覓翻

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

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為司空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

逃兵人殺之

陳守元盡惑閩主者二世其死晚矣

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

官之罪而斬之

數所具翻蔡守蒙賣官見上卷上年

閩王曦既立遣使誅

林興于泉州

林興流泉州見上六月蜀本誅作追

河決薄州

薄州當作博州

八月辛丑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壬寅詔中書知印止

委上相

舊制凡宰臣更日知印

由是事無巨細悉委于道帝嘗訪

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

斷丁

臣書生惟知

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為然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

王重貴詣第省之

省悉景翻

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

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為比已酉以吳越王元瓘

為天下兵馬元帥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蔣

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

唐之盛時溪州屬黔中觀察唐末陞黔中觀察為黔南節

度後號武泰軍時屬蜀境巡內言在巡屬之內也蔣當作獎唐長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縣置舞州開元十三年以舞武聲相近更名鶴州二十年又更名業州大歷五年又更名獎州辰澧時屬楚黔渠今翻又其翻庶焚掠鎮戍遣使乞師于蜀蜀主以道遠不許九月辛

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勅決勝指揮使廖匡

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勅渠京翻廖力救翻今讀從力弔翻帥讀曰率

癸未

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奉唐祀從益尚幼李后養從

益于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

李后唐明宗曹皇后之女王淑妃明宗次妃也故后

事之如母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

是年

十二月閩遣鄭元弼隨盧損入貢至是達
大梁而康宗已於閩七月為閩人所弑矣
康宗遺執政

書曰

遺于季翻

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

移

言中國屢易主也

致東海之風帆多阻

言由此不脩職貢

又求用敵

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

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

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

下元弼恩獄

下戶嫁翻

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

節度使綽之女也

路振九國志馬綽餘杭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鏐復為元瓘

娶綽女按薛史梁貞明四年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秦州雄武軍也鏐傳又曰鏐恃崇盛分兩浙為數鎮其節制署而後奏則其國內節制皆稟朝命也初武肅王鏐禁中

外畜聲伎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于

鏐為于偽翻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禮冢婦主先世之祭祀今馬夫人不

妬忌而廣嗣續故鏐喜其有託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傳弘侗許氏

生弘佐吳氏生弘倣衆妾生弘僊弘偓弘仰弘信

傳子損翻倣徂冬翻倣昌六翻僊仗減翻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于

帳前坐諸兒于上而弄之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

遙折來使遂如吳越

如往也使
疏吏翻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

府

是年夏加天策上
將軍至是始開府

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

弟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

雅等十八人為學士

做唐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
賁路振九國志載李鐸潘起曹梳

李莊徐牧彭繼英裴頤何仲舉孟玄暉劉昭禹鄧懿文
李弘節蕭洙彭繼勳併拓跋恒等四人凡十八人恒戶

登劉勅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弃州走保山寨石崖

四絕勅為梯棧上圍之

棧士限翻
上時掌翻

廖匡齊戰死楚王希

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

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

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 十二月丙戌禁勑造佛寺

勑與創同初亮翻前所無而今創為之者禁之

閩王作新宮徙居之

閩北宮燬于火

曦改作新宮而徙居之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

于漢主曰白馬后崩

漢主娶于楚唐清泰元年馬后殂

未嘗通使于楚

親鄰舊好不可忘也

劉馬通姻故曰親潭廣接境故曰鄰好呼到翻

因薦諫議

大夫李紆可以將命

紆音舒

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

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

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

見賢遍翻
使疏吏翻

元弼

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

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辛

未詔釋元弼等

考異曰洛中紀異云昶既為朝命所責乃遣使越海聘于契丹即將籍沒之

物為贄晉祖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偽詔曰閩國禮物並付喬榮放其使人還本國晉主不敢拒之既而昶又遣使于契丹求馬由滄濟淮南去自茲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昶以天福四年閏七月被弒十月元弼等至京下獄昶安得知而告契丹今不取

楚劉勅等因大風以火箭焚

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獎錦深山乙未遣

其子師曷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于楚

為彭師曷

盡節於馬氏張

本帥讀曰率

二月庚戌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

威入朝

北都自後唐以來建于太原

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

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

之深稱朕意

稱尺證翻

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

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劉勅引兵還長沙楚王

希範徙溪州于便地

便地者徙近楚境便於制令

表彭士愁為溪州

刺史以劉勅為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

伏波之後

漢馬援為伏波將軍

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

高居號翻

入地六尺銘誓狀于上立之溪州

今辰州會溪城西南一里有銅柱即馬希

範所立也天策府學士李臯為之銘

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謁

平陵還

平陵蓋楊璉之父讓皇陵也還從宣翻又如字

一夕大醉卒於舟中

唐主

使然也路振九國志曰楊璉拜陵至竹篠口維舟大醉一夕而卒

追封謚曰弘農靖王

因楊氏其先受封之郡追封為弘農王謚曰靖

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

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

數所角翻

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監建州軍

史炤曰業當作鄴風俗通漢有

梁令鄴鳳監古衙翹

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

按福州西北與建州鄰閩主蓋置南

鎮軍于福建二州界扼往來之要故是後

二人爭据延

政陰事告于曦

据居運翹

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

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

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

訶虎何翹敗補遣翹下同

翹漢崇奔

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

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于城

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于吳越壬戌吳

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

宣州寧國軍時屬南

唐吳越使仰仁詮遙領耳當時列國自相署置多此類仰姓也何氏姓苑有此

內都監使薛萬

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達分

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

徹等敗之于茶山斬首千餘級

茶山在建州東二十五里今亦謂之鳳凰山北

苑茶焙即其地

安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

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劉知遠為鄴都

留守徙彥威為歸德節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為

昭義節度使進爵韓王以建立遼州人割遼沁二州隸

昭義

遼沁二州自唐以來本屬河東節度沁午鵠翻

徙建雄節度使李德琬為

北都留守

琬昌終翻守式又翻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

從進恃其險固

襄陽之地正得屈完所謂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之險故安從進恃之以傲

朝廷陰蓄異謀擅邀取湖南貢物

湖南貢物馬希範所進者也

招納亡

命增廣甲卒元隨都押牙王令謙押牙潘知麟諫皆殺

之及王建立徙潞州帝使問之曰朕虛青州以待卿

青州

平盧軍

卿有意則降制從進對曰若移青州置漢南

襄陽在漢

水之南

臣即赴鎮帝不之責

帝非姑息之主也憊然內顧其所以取中原者而思其所

以守中原者畏首畏尾故諸鎮之桀驁者皆俛眉而撫馴之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

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遠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

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遠

建安漢治縣地吳置建安縣唐帶建

州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

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

城

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武帝改為延平縣王審知置延平鎮其子延翰改曰永平鎮今南劍州治所即其

地九域志南劍州管下有順昌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
宋白曰順昌縣本建安縣之校鄉地也吳永安三年置
將樂縣隋併入邵武唐復置景福二年又自是建州之
置將水鎮改為永順場尋立為順昌縣

兵始盛 夏四月蜀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

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

鐵業判度支

度徒洛翻

庚戌以前橫海節度使馬全節為

安遠節度使

以代李金全也

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傳卒

傳子

損翻

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

去奉牛酒犒之

犒苦到翻

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之西

北延政懼

見仰仁詮逼城而屯有圖建州之心是以懼

復遣使乞師于閩王

復扶又翻

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為行營都統將兵二萬

救之且移書責吳越

所謂歸曲以直責也

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

久雨吳越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

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胡漢筠既違詔命不詣闕又聞

賈仁沼二子欲訴諸朝

賈仁沼死見上卷二年朝直遥翻

及除馬全節

鎮安州代李金全漢筠給金全曰進奏吏遣人倍道來

言

進奏吏謂安遠軍進奏院之主吏在大梁者也

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賈仁沼

死狀以為必有異圖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拒命自

歸于唐金全從之

說式芮翻

丙戌帝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

汴洛汝鄭單宋陳蔡曹濮申唐之兵討之

如此則河之南濟之西諸

鎮之兵盡發矣單音善濮音卜

以保大節度使安審暉為之副審暉審

琦之兄也李金全遣推官張緯奉表請降於唐

降戶

唐

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

處昌呂翻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

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

于宣陵

古者盟誓坎用牲加載書于上歃血以質諸天地鬼神宗廟之祭燭蕭合馨香而已至于灌獻

尚鬱食品用椒苟卿言芬若椒蘭漢皇后椒房取其芬馥郎官舍雞舌香奏事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劉向銘博山爐漢官典職尚書郎給女史二人執香爐燒薰皆未以奉鬼神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藝嬰香多品疑皆後人附會而言之宋范曄作香序備言諸香以譏評時人至其作後漢書亦不載漢人焚香事疑以香禮神之習出于魏晉已下程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用沈香古未用也祀地用上和香注云以地于人近宜加雜馥即合諸香為之言不止一然兄香也閩主璘之舉大號尊其父審知墓為宣陵

弟相猜恨猶如故

癸卯唐李承裕等至安州是夕李

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資財皆為承裕所奪

妓渠綺翻

承裕入據安州甲辰馬全節自應山進軍大化鎮

應山古應國漢屬隨縣界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曰應山唐屬安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八十里大化鎮屬

應山縣

與承裕戰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

入安州丙午安審暉追敗唐兵於黃花谷段處恭戰死

丁未審暉又敗唐兵于雲夢澤中

九域志安州安陸縣有雲夢鎮今安陸縣

南五十里有雲夢澤宋白曰安州雲夢縣本漢安陸縣地後魏大統十六年於雲夢古城置雲夢縣敗補邁翻

虜承裕及其衆唐將張建崇據雲夢橋拒戰審暉乃還

馬全節斬承裕及其衆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

事見二百八十卷元年

唐主命祖全

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陳于城外

陳讀曰陣

俟文進出

殿之以歸無得剽掠

自文進至此皆言唐主相吳時事也殿丁練翻剽匹妙翻

及李

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

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

鳥惋

貫翻唐主生于兵間老于兵間軍之利鈍熟知之矣其惋恨者誠有罪己之心惜不能如秦穆公耳至馮延巳

輩乃訕笑先朝至于威國殄民而後已書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延已之謂矣後之守國者尚鑒茲杜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于淮

北遺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

復扶又翻遺唯季翻校戶教翻

又曰

軍法朝章彼此不可

言律之以軍法則喪師者此所必誅盜邊者彼所不怒繩之以朝章

則兩國皆不可容之立於朝也帝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墟濟淮

九域志宿

州蘄縣有桐墟鎮自桐墟而南至渦口則濟淮矣金人疆域圖桐墟在宿州臨渙縣

唐主遣戰艦

拒之乃還帝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

將劉康領之

舊將蓋從起於晉陽者

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
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將即亮翻何
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唐主使宦者祭廬山

廬山在江州潯陽縣山南即唐都昌縣山北即唐之潯陽縣都昌今

南康軍軍城北十五里即廬山

還勞之曰

勞力到翻

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

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為羹某日市

肉為臠何為蔬食宦者慙服

臠側吏翻蠻肉為之唐主之察衛嗣君之儔也

倉

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倍民刻

軍安得羨餘邪

羨延面翻
拈蒲侯翻

秋七月閩主曦城福州西

郭以備建人又度民為僧民避重賦多為僧凡度萬一

千人

嗚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
益則國國至今存可也

乙丑帝賜鄭元弼等

帛遣歸

遣歸閩也去年十月
囚之今釋而遣之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馬

步副都指揮使桑千威和指揮使王萬金成彥溫不從

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守榮誚其愚以徇金全之意

誚才

笑翻已已詔贈賈仁沼及桑千等官遣使誅守榮于安州

李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

李金全為姦將所惑背
父母之國委身于它邦

其見薄
宜也

丁巳唐主立齊王璟為太子兼大元帥錄尚

書事

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

范延光仕唐先

有私第在河陽

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

河陽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

當范延光以廣晉自歸之時楊光遠為元帥必

有以陵暴之故懼其為子孫之患

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

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

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

呼

財之累人如此秘瓊以是而殺董溫琪之家范延光復以是而殺秘瓊楊光遠又以是而殺范延光而光遠亦

卒不免財之累人如此夫

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

賜鐵

券見上卷三年

爾父子何得如此已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

馬至浮梁擠于河

上時掌翻擠子細翻又子西翻

光遠奏云自赴水死

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為延光輟朝贈太師

為于

偽翻

唐齊王璟固辭太子

位居嫡長則當為太子辭之非所以繫臣民之望也

九

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子禮 丁卯以翰

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已巳鄴都留守劉知遠入朝

是年二月劉知遠代安彥威鎮魏州

辛未

李崧奏諸州倉糧于計帳之外所餘頗多

計帳謂歲計其數造帳以

申三司者倉吏于受納之時斜面取贏俟出給之時而私其利此皆官吏相與為弊至今然也必斂量而後知其所餘而斂量之際為弊又多竊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意李崧亦因時人既言而奏之耳

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不知當時所謂痛懲者為何畢竟言之而不能

行

翰林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

學士併其職于中書舍人

惡烏路翻當是時樞密直學士既罷僅有翰林學士尚為

親近儒生李澣之酒失罷之是也因而罷翰林學士非也

澣濤之弟也楊光遠入

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

尚未之賞

圖魏見上卷二年三年

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

將校數人為刺史

所以分楊光遠之黨而弱其勢

甲申徙光遠為平盧

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開運之初楊光遠遂以平盧叛

冬十月丁酉加

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壬寅唐大赦

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術士孫智永

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

分扶問翻

勸唐主巡東都

勸之東乙巡江都

已唐主命齊王璟監國光政副使太僕少卿陳覺以私

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

泰州漢時吳國之海陵倉地東晉分廣陵置海陵郡

唐初置吳州更海陵縣為吳陵縣武德七年廢吳州復為海陵縣南唐升為泰州 丙午罷仁規

為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

為陳覺亂唐政張本

庚戌唐主發金陵

甲寅至江都

閩主曦因商人奉表自理

言已未嘗稱大號稱大號

者王昶之為也

十一月甲申以曦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

閩國王 唐主欲遂居江都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

從還

宣翻又如字

十二月丙申至金陵

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張延翰卒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

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不踰年亦卒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

見二百八十卷

元年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

度使安重榮復誘之

復扶又翻誘音酉

于是吐谷渾帥部落千

餘帳自五臺來奔

歐陽脩曰吐谷渾本居青海唐至德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

唐處之河西唐末其首領有赫連鐸為大同節度使為
晉王克用所破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余按唐高宗
之時吐谷渾為吐蕃所破棄青海而內徙至至德中青
海不復有吐谷渾而吐蕃東吞河隴吐谷渾復東徙居
雲蔚之間自五臺來奔蓋取飛狐道奔鎮州也宋白曰
吐谷渾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聖歷後吐蕃陷安樂州
其衆東徙散在朔方赫連鐸以開成元年將本部三千
帳來投豐州文宗命振武節度使劉沔以善地處之及

河移鎮河東遂散居川界音訛謂之退渾其後吐谷渾
百姓皆赫連之部落赫連鐸為李克用所逐歸幽州李
匡儔遂居蔚州界部落代建其氏不常白承福自莊宗
後為都督依北山北石門為柵賜其額為寧朔府以都
督為節度使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為契丹請讓
而殂張本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
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

索山客翻吐谷渾既

仇視契丹雖逐之不去其後劉知遠遂殺之以為資

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

請于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威

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

富沙王

建州本漢冶縣地後分治地南部曰建安唐置建州州有古富沙驛又南劍州管內有富沙里

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二月壬辰作浮梁于德

勝口

是為瀘州河橋

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

張式素為彥澤所厚諫止之彥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

從而讒之

射而亦翻惡鳥路翻

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式至

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聞帝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

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

恐致不測

是以反而脅上也

帝不得已與之癸未式至涇州彥

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支

斷音短父子之道天性也張彥澤欲殺其子其於天性何

有張式其所親者也以諫而殺之極其慘酷其于所親亦何有晉祖欲以君臣之分系服之難矣此其所以貽負義戾之禍也

涼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

趙珣聚米圍經

涼州東至會州六百里西至甘州五百里南至鄯州三百六十里北至故突厥界三百里宋白續通典四至同而里數之遠近異

蜀自建國以來

唐清泰元年蜀建國

節度使多領禁

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

治

斂力贍翻治直之翻

民無所訴蜀主知其弊丙辰加衛聖馬步

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

蜀以東川為武德軍以定

董璋克梓州取武有七德以為軍號

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處

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

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

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夫崔

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

寧江軍

使之各知節度事非正帥也

夏四月閩王曦以其子亞澄

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

政通謀

汀建接壤故疑之

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

延喜以歸

唐主以陳覺及萬年常夢錫為宣徽副使

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珣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

福入朝

既遣張澄逐吐谷渾之在四州山谷者矣而又容其酋長入朝豈非容其大而逐其細歟晉高

祖之與契丹主以術相遇者也珣昌中翻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

道以通契丹帝不許

契丹求假道以通淮浙晉無所不可至唐求假道以通契丹則不許

之隨其所輕重而應之也

自黃巢犯長安以來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天

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

分扶問翻

兵革稍息及

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

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

比毗至翻難乃旦翻舊疆謂盛唐時疆土

也此豈易恢復邪宜唐主之不從之也

唐主曰吾少長軍旅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見

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

復扶又翻

使彼民安則吾民亦

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

不許

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

使奉表詣蜀請出師金商以為聲援

自金商取道均房則至襄陽

丁

亥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險遠少出

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

水運曰漕陸運曰輓輓音晚

蜀主乃

辭之又求援于荆南高從誨遣從進書

遺唯季翻

諭以禍福

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成德節度

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

使並疏吏翻為于偽

翻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刺

拽戶結翻刺來達翻

遣騎掠幽

州南境軍于博野

博野縣屬定州宋雍熙四年以其地置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定軍天聖

七年改永寧軍金陞為靈州其疆域圖云北至燕京四百九十里

上表稱吐谷渾兩突

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

兩突厥東突厥西突厥也帥讀曰率

党項

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

党底朗翻

又言

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

上秋謂七月

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

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

朔州舊非節鎮

蓋契丹所置也

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

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

不再來諸節度使没于虜庭者

此謂趙德鈞董溫琪楊彥珣翟璋等

皆延

頸企踵以待王師

企去智翻舉踵不至地也

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

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

厭於

鹽翻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

遺唯季翻

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

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

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

去年劉知遠自魏來

朝時尚留大梁

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

廷重違其意

重難也

密上疏曰陛下免于晉陽之難而有

天下

難乃旦翻

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

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

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隣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

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

此謂降楊光遠虜趙德鈞時也

其君智勇過人

其臣上下輯睦牛羊蕃息

蕃音煩

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

敵也且中國新敗

謂張敬達晉安之敗趙德鈞圍柏之敗

士氣彫沮以當

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

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

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于奔命鎮定之

地無復遺民

幽涿瀛莫既屬契丹鎮定滄景悉為邊鎮
滄景之地近海卑下又多塘濰虜騎不可

得而入其入寇多依山而

今天下粗安

粗坐
五翻

瘡痍未復

趙鎮定故其地為虜衝

府庫虛竭蒸民困弊

蒸衆也

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

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

間古
覓翻

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

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
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

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

替屈辱孰大焉

桑維翰權利害之輕重而
言之一時之論也

臣願陛下訓農

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

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

屏必

鄴翻主帥赴闕謂劉知遠來朝帥所類翻

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

勇夫重閉之義

慢藏誨盜易大傳之言勇夫重閉左傳申公巫臣之言藏徂浪翻重直龍翻

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

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比毗醒先

至翻懣音悶

卿勿

以為憂 閩主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

召繼業還賜死于郊外

福州之郊外也城外三十里為郊蓋殺之於野

殺其子

于泉州初繼業為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楊沂豐為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同

謀沂豐方待宴即收下獄

下戶嫁翻

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

涉之從弟也

楊涉為相於唐梁禪代之際從才用翻

時年八十餘國人哀

之自是宗族勲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

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章州司戶

被皮義翻

界音余又羊茹翻概初
魏翻章州當作漳州

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于國

計使南安陳匡範

南安縣隋置唐屬泉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

匡範請日

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曦

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

賈音古屬之欲翻

明珠美玉求之可得

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筭不能足日

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

幾居豈翻悸其季翻

曦

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

貸帖貸錢之文書也

曦大怒斲

棺斷其屍棄水中

斲音短

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為國計使

唐武德元年分閩縣置溫麻縣尋改曰連江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

紹頗請令欲

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唐主自以專

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

此王莽隋文帝之故智也奸雄事成與不成有幸不幸耳以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

下音戶嫁翻

建勳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

辰罷建勳歸私第帝憂安重榮跋扈已已以劉知遠

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

去年以遼沁隸昭義

軍沁午鳩翔

以北京留守李德琬為鄴都留守知遠微時為

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

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

遺唯季翻不念舊怨故衆

心大悅為劉知遠自河東成大業張本

吳越府署火官室府庫幾盡

幾居

依翻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唐主乘弊取之

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

唁魚戰翻弔生曰唁

賙音周振賙之也

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

既稱皇矣

又領威武節度使古之
私立名字者無此比也

與王延政治兵相攻

治直
翻

互有

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

屢請息兵脩好

唐開元八年分南安縣置晉江縣後遂為泉州治所好呼到翻

延政不

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

慢

悖蒲妹翻
又蒲沒翻

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

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

繼嚴得衆心罷歸酖殺之

惡烏
路翻

八月戊子朔以開封

尹鄭王重貴為東京留守馮道李崧屢薦天平節度

使兼侍衛親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

能

此希上指而薦之也

以為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代劉知遠

知遠由是恨二相

為馮道不用於漢李崧見殺張本

重威所至贖貨民

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

之多也 壬辰帝發大梁己亥至鄴都壬寅大赦帝以

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

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

謂重榮降帝于晉陽從此得富

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

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

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

通謀

安從進反而重榮亦反矣

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

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

當擇宗人長者立之

監古衙翻斷丁亂翻屬之欲翻語牛倨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德

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

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

年五十五

初

內牙指揮使戴惲為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元瓘

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

惲於粉翻

或告惲謀立弘侑德

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于幕下壬子惲入府執

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

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

年十四

歐史曰年十三

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

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

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

姦伏人不能欺

摘他秋翻

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

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

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復方目翻除免也史言弘佐雖少而敏於政

辛酉滑

州言河決

考異曰薛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決而不載庚午濮州決高祖實錄載庚午濮州奏

而不載辛酉滑州決五代會要及志皆云天福六年九月決滑州充濮州界皆為水漂溺史匡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按辛酉滑州河已決則下流皆涸濮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河決漂浸及濮州耳

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

丹主怒乃解 閩主曦以其子瑯邪王亞澄為威武節

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樂音洛

劉知遠遣親將郭

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

時朝廷陽為遜吐谷渾而陰撫納之又懼

契丹知之而怒之也不敢明降詔書故劉知遠承帝密指使郭威稱詔指以說之將即亮翻說式芮翻酋慈秋

翻長知兩朝

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

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

還從宣翻安重榮小字鐵胡

今

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

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

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

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

言吐谷渾若助安重榮重

榮敗亡之後吐谷渾南不可歸晉北不可歸契丹

承福懼冬十月帥其眾歸于

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

帥讀曰率虞昌呂翻嵐盧含翻

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

雲州大同軍時已屬契丹

收其精騎以隸麾

下

為劉知遠殺白承福張本

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靼

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達靼契苾亦莫之赴

當靼

割重榮勢大沮

沮在呂翻

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

兵馬元帥閻同平章事李敏卒

書閻同平章事以別他國之相

帝之

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備之

帝曰卿意如何凝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

宣出於樞密院敕出

於中書門下時并樞密院於中書空苦貢翻

付留守鄭王聞變則書諸將名

遣擊之帝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唐州刺史武

延翰以聞

九域志襄陽北至鄧州一百七十八里東北至唐州二百五十里

鄭王遣宣

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焦繼勳護聖都指揮使郭金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就申州刺史李建崇兵于

葉縣以討之

漢有葉縣中廢隋復置葉縣唐屬汝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四十里葉式涉翻

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

厥九勿翻

丁丑以西京留守高

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

張從恩監焉又以郭金海為先鋒使陳思讓監焉

監古銜翻

彥筠滑州人也庚辰以鄴都留守李德珣權東京留守

召鄭王重貴如鄴都安從進攻鄧州威勝節度使安審

暉據牙城拒之

鄧州牙城也

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

花山

九域志唐州湖陽縣有花山銀場按花山在湖陽北

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

之速合戰大敗從恩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弘義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唐主性節儉常躡蒲

屨盥頰用鐵盥

躡尼輒翻織蒲為屨江淮之人多能之頰呼內翻澡手為盥髹面為頰

暑

則寢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

粗讀曰麤

死國事者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

其稅

行下孟翻

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

斂皆以稅錢為率

調徒鈞翻斂力贍翻

至今用之唐主勤于聽政

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

復扶又翻樂音洛躁則到

翻

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

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十

二月丙戌朔徙鄭王重貴為齊王充鄴都留守以李德
玢為東都留守 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荆

南湖南共討襄州高從誨遣都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

千至南津

漢水南津也

楚王希範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

戰艦百五十艘入漢江助行周仍各運糧以饋之少敵

佖之子也

張佖與楚王馬殷同起事者也少詩
召翻艦戶懸翻艘蘇遣翻佖其吉翻

安重

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

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

指揮使相得歡甚

散悉重翻

重榮鎮成德

二年安重榮始帥鎮州

彥之

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衆然心實

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

陳讀曰陣

彥之恨之帝聞重榮

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

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

節度使王清為馬步都虞候

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

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

行遇者安從進廵內刺史時焦蓋以兵援襄陽故遣弟逆之

繼勲邀擊敗之獲從貴斷其足而歸之

敗補道州

戊

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于宗城西南

九城志宗城縣在魏州之西北一百

七十重榮為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還指

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還

還則敵得而乘之或士卒因還而潰亂故忌之

陳積日陣

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

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

為于偽翻

彼必狼狽重威從之

鎮人陳稍却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冑

及鞅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于輜

重中

重直用翻

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

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

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

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

是年五月楊彥詢使契丹

庚子

冀州刺史張建武等取趙州

冀趙二州皆安重榮巡屬

漢主寢疾

有胡僧謂漢主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

龍在天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讀若儼

庚戌制以錢弘佐為鎮

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于黃裳